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OUTLAWS OF THE MARSH

水浒



原著 · 施耐庵
罗贯中

中国出版集团 · 现代教育出版社

全绣像足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水 浒(中)

原著：施耐庵 罗贯中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 / (明)施耐庵著, (明)罗贯中著. —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4.11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ISBN 7-80196-016-5

I. 水… II. ①施…②罗…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799 号

版权说明:

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内容。法律代表: 吕晓光

责任编辑: 樊庆红 孟 君

丛 书 名: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书 名: 水浒 (中)

著 者: 施耐庵 罗贯中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 2 区 1 号金座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电 话: (010) 64423901 传 真: (010) 64420542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20 1/32 总 印 张: 36.1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7-80196-016-5 定 价: 36.00 元 (上、中、下)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1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12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23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33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44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57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72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82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94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04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118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130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	144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154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165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173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85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194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205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215

第五十四回	人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228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238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247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257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268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277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287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299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311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325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334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343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352

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詩曰：

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
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嘆。
得便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黃信上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骑着馬，身上披挂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纓槍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众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里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腳。黃信在馬上問道：“為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里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采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听得當當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与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答应不得，只口里念道：“救苦救難天尊！便許下十萬卷經，三百座寺，救一救！”驚的脸如成精的冬瓜，青一回，黃一回。

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胆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西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喽囉來，一个个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衲袄，腰懸利劍，手執長槍，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万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

寿。三个好汉大喝道：“来往的到此当住脚！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任从过去。”黄信在马上大喝道：“你那厮们不得无礼，镇三山在此！”三个好汉睁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镇万山，也要三千两买路黄金！没时，不放你过去。”黄信说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监，有甚么买路钱与你？”那三个好汉笑道：“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便是赵官家驾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若是没有，且把公事人当在这里，待你取钱来赎。”黄信大怒，骂道：“强贼怎敢如此无礼！”喝叫左右擂鼓鸣锣，黄信拍马舞剑直奔燕顺。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来战黄信。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并他，奋力在马上斗了十合，怎地当得他三个住。亦且刘高是个文官，又向前不得，见了这般头势，只待要走。黄信怕吃他三个拿了，坏了名声，只得一骑马扑刺刺跑回旧路。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将来。黄信那里顾的众人，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

众军见黄信回马时，已自发声喊，撇了囚车，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刘高，见头势不好，慌忙勒转马头，连打三鞭。那马正待跑时，被那小喽啰拽起绊马索，早把刘高的马掀翻，倒撞下来。众小喽啰一发向前，拿了刘高，抢了囚车，打开车辆。花荣已把自己的



囚车掀开了，便跳出来，将这缚索都挣断了，却打碎那个囚车，救出宋江来。自有那几个小喽啰已自绑了刘高，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亦有三匹驾车的马。却剥了刘高的衣服，与宋江穿了，把马先送上山去。这三个好汉一同花荣并小喽啰，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押回山寨来。原来这三位好汉，为因不见宋江回来，差几个能干的小喽啰下山，直来清风镇上探听，闻人说道：“都监黄信擗盞为号，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车囚了，解投青州来。”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带了人马，大宽转兜出大路来，预先截住去路。小路上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两个，拿得刘高，都回山寨里来。

当晚上的山时，已是二更时分，都到聚义厅上相会。请宋江、花荣当中坐定，三个好汉对席相陪，一面且备酒食管待。燕顺分付：“叫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花荣在厅上称谢三个好汉，说道：“花荣与哥哥皆得三位壮士救了性命，报了冤仇，此恩难报。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必然被黄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顺道：“知寨放心，料应黄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时也须从这条路里经过。我明日弟兄三个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还知寨。”便差小喽啰下山，先去探听。花荣谢道：“深感壮士大恩！”宋江便道：“且与我拿过刘高那厮来。”燕顺便道：“把他绑在将军柱上割腹取心，与哥哥庆喜。”花荣道：“我亲自下手割这厮！”宋江骂道：“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今日擒来，有何理说？”花荣道：“哥哥问他则甚！”把刀去刘高心窝里只一剗，那颗心献在宋江面前。小喽啰自把尸首拖于一边。宋江道：“今日虽杀了这厮滥污匹夫，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得，出那口怨气！”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众皆大笑。当夜饮酒罢，各自歇息。次日起来，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燕顺道：“昨日孩儿们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迟。”宋江道：“也见得是。正要將息人强马壮，用兵正是如此，不在促忙。”

不说山寨整点兵马起程，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便点寨兵人马，紧守四边栅门。黄信写了申状，叫两个教军头目飞马报与慕容知府。知府听得飞报军情紧急公务，连夜升厅，看了黄信申状：“反了花荣，结连清风山强盗，时刻清风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将，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惊，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急来商议军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后

开州人氏，姓秦，讳个明字。因他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祖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人听得知府请唤，径到府里来见知府。各施礼罢，那慕容知府将出那黄信的飞报申状来，教秦统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红头子敢如此无礼！不须公祖忧心，不才便起军马，不拿了这贼，誓不再见公祖！”慕容知府道：“将军若是迟慢，恐这厮们去打清风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迟误，只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来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干粮，先去城外等候赏军。秦明见说反了花荣，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气忿忿地上马，奔到指挥司里，便点起一百马军、四百步军，先教出城去取齐，摆布了起身。

却说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里蒸下馒头，摆下大碗，荡下酒。每一个人三碗酒，两个馒头，一斤熟肉。方才备办得了，却望见军马出城。看那军马时，摆得整齐。但见：

列列旌旗似火，森森戈戟如麻。阵分八卦摆长蛇，委实神惊鬼怕。枪晃绿沉紫焰，旗飘绣带红霞，马蹄来往乱交加。乾坤生杀气，成败属谁家。

当日清早，秦明摆布军马，出城取齐，引军红旗上大书“兵马总管秦统制”，领兵起行。慕容知府看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果是英雄无比。但见：

盔上红缨飘烈焰，锦袍血染猩猩。狮蛮宝带束金鞵。云根靴抹绿，龟背铠堆银。坐下马如同獬豸，狼牙棒密嵌铜钉。怒时两目便圆睁。性如霹雳火，虎将是秦明。

当下霹雳火秦明在马上出城来，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慌忙叫军汉接了军器，下马来和知府相见。施礼罢，知府把了盏，将些言语囑付总管道：“善觑方便，早奏凯歌。”赏军已罢，放起信炮。秦明辞了知府，飞身上马，摆开队伍，催趲军兵，大刀阔斧，径奔清风寨来。原来这清风镇却在青州东南上，从正南取清风山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

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啰们探知备细，报上山来。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只听的报道：“秦明引兵马到来！”都面面厮觑，俱各骇然。花荣便道：“你众位且不要慌。自古兵临告急，必须死敌。教小喽啰饱吃了酒饭，只依着我行。先须力敌，后用智取，如此如此，好么？”宋江道：“好计！正是如此行。”当时宋

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喽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一副衣甲，弓箭鐵槍都收拾了等候。

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棚。次日五更造飯了，軍士吃罷，放起一個信炮，直奔清風山來，掠空闊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見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看時，却見眾小喽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槍，朝秦明聲個喏。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个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于國，有何亏你處，却去結連賊寇，背反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腳。量你何足道哉！”花榮陪着笑道：“總管容復听稟：量花榮如何肯背反朝廷？實被劉高這厮無中生有，官報私仇，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权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划地巧言令色，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喝道：“秦明，你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个怕你！”便縱馬挺槍，來戰秦明。兩個就清風山下廝殺，真乃是棋逢敵手難藏幸，將遇良才好用功。這兩個將軍比試，但見：

一對南山猛虎，兩條北海蒼龍。龍怒時頭角崢嶸，虎斗處爪牙猙獰。爪牙猙獰，似銀鉤不離錦毛团；頭角崢嶸，如銅叶振搖金色樹。翻翻復復，點鋼槍沒半點放閑；往往來來，狼牙棒有千般解數。狼牙棒當頭劈下，離頂門只隔分毫；點鋼槍用力刺來，望心坎微爭半指。使點鋼槍的壯士，威風上逼斗牛寒；舞狼牙棒的將軍，怒氣起如雷電發。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

當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斗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斗了许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槍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去拔箭，拽滿弓，扭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吃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待趕殺，眾小喽囉一哄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从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

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叵耐這草寇無禮！”喝叫

鸣锣擂鼓，取路上山。众军齐声呐喊，步军先上山来。转过三两个山头，只见上面擂木、炮石、灰瓶、金汁，从险峻处打将下来。向前的退步不迭，早打倒三五十个，只得再退下山来。秦明是个性急的人，心头火起，那里按纳得住，带领军马，绕山下来寻路上山。寻到午牌时分，只见西北边锣响，树林丛中闪出一队红旗军来。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锣也不响，红旗都不见了。秦明看那路时，又没正路，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却把乱树折木交叉当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军汉开路，只见军汉来报道：“东山边锣响，一队红旗军出来。”秦明引了人马，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看时，锣也不鸣，红旗也不见了。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都是乱树折木塞断了砍柴的路径。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西边山上锣又响，红旗军又出来了。”秦明拍马再奔来西山边看时，又不见一个人，红旗也没了。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急带了人马又赶过来东山边看时，又不见有一个贼汉，红旗都不见了。秦明气满胸脯，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秦明怒气冲天，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山上山下看时，并不见一个人。秦明喝叫军



汉两边寻路上山。数内有一个军人禀说道：“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这里寻路上去时，惟恐有失。”秦明听了，便道：“既有那条大路时，连夜赶将去。”便驱一行军马奔东南角上来。

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马乏，巴得到那山下时，正欲下寨造饭，只见山上火把乱起，锣鼓乱鸣。秦明转怒，引领四五十马军，跑上山来。只见山上树林内，乱箭射将下来，又射伤了些军士。秦明只得回马下山，且教军士只顾造饭。却才举得火着，只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风唳哨下来。秦明急待引军赶时，火把一齐都灭了。当夜虽有月光，亦被阴云笼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当，便叫军士点起火把，烧那树木。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吹响。秦明纵马上来看时，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照见花荣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饮酒。秦明看了，心中没出气处，勒着马在山下大骂。花荣回言道：“秦统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将息着。我明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的输赢便罢。”秦明大叫道：“反贼，你便下来！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却再做理会！”花荣笑道：“秦总管，你今日劳困了，我便赢得你，也不为强。你且回去，明日却来。”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骂。本待寻路上山，却又怕花荣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骂。正叫骂之间，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只见这边山上，火炮、火箭一发烧将下来。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做一群，把弓箭在黑影里射人。众军马发喊一声，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此时已有三更时分。众军马正躲得弩箭时，只叫得苦，上溜头滚下水来，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各自挣扎性命。扒得上岸的，尽被小喽啰挠钩搭住，活捉上山去了；扒不上岸的，尽淹死在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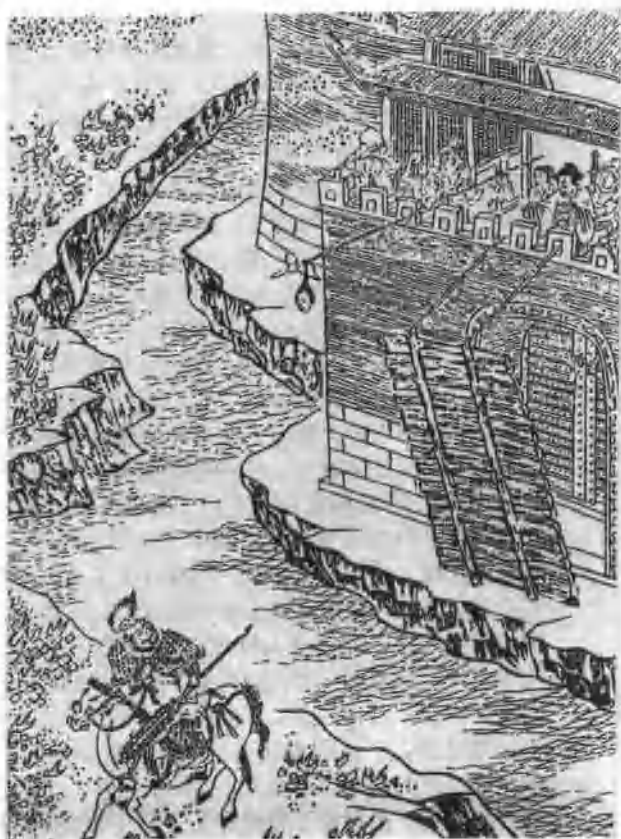
且说秦明此时怒气冲天，脑门粉碎。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秦明把马一拨，抢上山来。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连马攉下陷坑里去。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把秦明搭将起来，剥了浑身战袄衣甲，头盔军器，拿条绳索绑了，把马也救起来，都解上清风山来。原来这般圈套，都是花荣和宋江的计策。先使小喽啰，或在东，或在西，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你道秦明带出的五百人马如何？一大半淹死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夺了七八十匹好

马，不曾逃得一个回去。次后陷马坑里，活捉了秦明。

当下一行小喽啰捉秦明到山寨里，早是天明时候。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小喽啰缚绑秦明，解在厅前。花荣见了，连忙跳离交椅，接下厅来，亲自解了绳索，扶上厅来，纳头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礼，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由你们碎尸而死，何故却来拜我？”花荣跪下道：“小喽啰不识尊卑，误有冒渎，切乞恕罪！”随即便取衣服与秦明穿了。秦明问花荣道：“这位为头的好汉却是其人？这清风山不曾见有。”花荣道：“这位是花荣的哥哥，郓城县宋押司宋江的便是。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顺、王英、郑天寿。”秦明道：“这三位我自认得。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宋江答道：“小人便是。”秦明连忙下拜道：“闻名久矣，不想今日得会义士！”宋江慌忙答礼不迭。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问道：“兄长如何贵足不便？”宋江却把自离郓城县起头，直至刘知寨拷打的故事，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秦明只把头来摇道：“若听一面之词，误了多少缘故！容秦明回州去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燕顺相留且住数日，随即便叫杀牛宰马，安排筵席饮宴。拿上山的军汉，都藏在山后房里，也与他酒食管待。秦明吃了数杯，起身道：“众位壮士，既是你们的好情分，不杀秦明，还了我盔甲、马匹、军器回州去。”燕顺道：“总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罪责？不如权在荒山草寨住几时。本不堪歇马，权就此间落草，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秦明听罢，便下厅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休想我随顺你们。”花荣赶下厅来拖住道：“秦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无可奈何，被逼迫的如此。总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随顺？只且请少坐，席终了时，小弟讨衣甲、头盔、鞍马、军器还兄长去。”秦明那里肯坐。花荣又劝道：“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当不得，那匹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秦明听了，肚内寻思：“他说得是。”再上厅来，坐了饮酒。那五位好汉轮番把盏，陪话劝酒。秦明一则软困，二乃吃众好汉劝不过，开怀吃得醉了，扶入帐房睡了。这里众人自去行事，不在话下。

且说秦明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将起来，洗漱罢，便欲

下山。众好汉都来相留道：“总管，且吃早饭动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头盔。衣甲与秦明披挂了，牵过那匹马来，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来，相别了，交还马匹、军器。秦明上了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离了清风山，取路飞奔青州来。到得十里路头，恰好巳牌前后，远远地望见烟尘乱起，并无一个人来往。秦明见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时，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秦明看了大惊。打那匹马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大叫开门时，只见门边吊桥高拽起了，都摆列着军士旌旗，擂木炮石。秦明勒着马，大叫：“城上放下吊桥，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便擂起鼓来，呐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总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大喝道：“反贼！你如何不识羞耻！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



去了，早晚拿住！”那时，把你这厮碎尸万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马，又被这厮们捉了上山去，方才得脱，昨夜何曾来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认的你这厮的马匹、衣甲、军器、头盔！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便做你输了被擒，如何五百军人没一个逃得回来报信？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杀了。你若不信，与你头看。”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教秦明看。秦明是个性急的人，看了浑家首级，气破胸脯，分说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下来，秦明只得回避。看见遍野处火焰尚兀自未灭。

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恨不得寻个死处。肚里寻思了半晌，纵马再回旧路。行不得十来里，只见林子里转出一伙人马来，当先五匹马上，五个好汉，不是别人，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随从一二百小喽啰。宋江在马上欠身道：“总管何不回青州，独自一骑投何处去？”秦明见问，怒气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刷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着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宋江便道：“总管息怒。既然没了夫人，不妨，小人自当与总管做媒。我有个好见识，请总管回去，这里难说，且请到山寨里告禀。一同便往。”秦明只得随顺，再回清风山来。

于路无话，早到山亭前下马。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小喽啰已安排酒果肴馔在聚义厅上。五个好汉邀请秦明上厅，都让他中间坐定。五个好汉齐齐跪下，秦明连忙答礼，也跪在地。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

贤慧，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若何？”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方才放心归顺。众人都让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上首，花荣肩下，三个好汉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饮酒，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秦明道：“这事容易，不须众弟兄费心。黄信那人亦是泊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乃和我过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一席话说他人伙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宝眷，拿了刘高的泼妇，与仁兄报仇雪恨，作进见之礼，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却是多幸多幸！”当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来，吃了早膳，都各各披挂了。秦明上马，先下山来，拿了狼牙棒，飞奔清风镇来。

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发放镇上军民，点起寨兵，晓夜提防，牢守栅门，又不敢出战，累累使人探听，不见青州调兵策应。当日只听得报道：“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叫开栅门。”黄信听了，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果是一人一骑，又无伴当。黄信便叫开栅门，放下吊桥，迎接秦总管人来，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请上厅来叙礼罢，黄信便问道：“总管缘何单骑到此？”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后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钦敬。他如今见在清风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伙。你又无老小，何不听我言语，也去山寨入伙，免受那文官的气？”黄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自何而来在山寨？”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他怕说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认说是张三。”黄信听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路上也是放了他！一时见不到处，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险些坏了他性命。”秦明、黄信两个正在公厅内商量起身，只见寨兵报道：“有两路军马鸣锣擂鼓，杀奔镇上来。”秦明、黄信听得，都上了马，前来迎敌军马。到得栅门边望时，只见尘土蔽日，杀气遮天。正是：

两路军兵投镇上，一行人马下山来。

毕竟秦明、黄信怎地迎敌来军，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诗曰：

行短亏心只是贫，休生奸计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处，失却便宜损自身。
十分惺惺使五分，留取五分与儿孙。
若是十分都使尽，后代儿孙不如人。

当下秦明、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望见两路来的军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荣，一路是燕顺、王矮虎，各带一百五十余人。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大开栅门，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宋江早传下号令：休要害一个百姓，休伤一个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小喽啰尽把应有家私，金银财物宝货之资，都装上车子，再有马匹牛羊，尽数牵了。花荣自到家中，将应有的财物等项，装载上车，搬取妻小妹子。内有清风镇上人数，都发还了。众多好汉收拾已了，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都回到山寨里来。

车辆人马都到山寨，向聚义厅上相会。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坐于花荣肩下。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啰。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内。燕顺便问道：“刘高的妻今在何处？”王矮虎答道：“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燕顺道：“与却与你，且唤他出来，我有一句话说。”宋江便道：“我正要问他。”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喝道：“你这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将冤报？今日擒来，有何理说？”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王矮虎见砍了